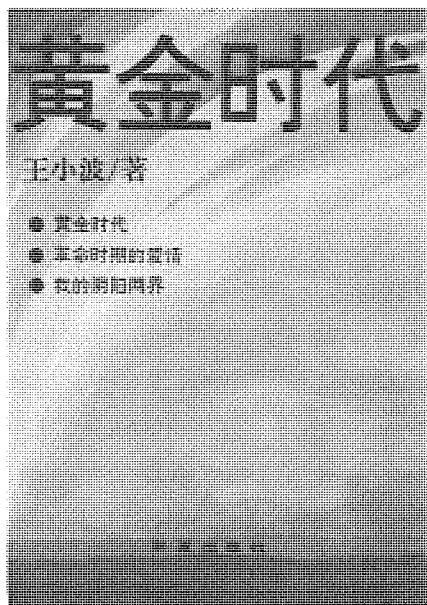


重說「黃金時代」

● 艾曉明



王小波：《黃金時代》（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

作為一個我們這一輩人曾十分熱衷的詞，「黃金時代」的詞義正在淡化，如同我們的大好年華一樣逐漸飄然遠逝。那個黃金時代，正好是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年代，它從「傷痕文學」開始，已經被講過多遍，以至於快成為一個老得不得了的故事了。不過，假如我們同意故事學大師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論斷，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重述一個老故事，那麼，王小波的小說集《黃金時代》，則是1994年的中國文壇上一個很值得注意的重述①。

性愛，並且不合社會成規之性愛，是王小波的小說集《黃金時代》中全部作品反覆分析的題材論域。

一 走出混沌

《黃金時代》分為三輯，包括總題為《黃金時代》的〈黃金時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這三個中篇，另外書中還收有中篇〈革命時期的愛情〉、短篇〈我的陰陽兩界〉。

《黃金時代》中反覆出現兩類人，李先生一類，王二們一類，前者是窮愁潦倒但執迷不悟的成年人、後者是無法無天、搗蛋闖禍的頑劣少年。不過他們又可以說是一類，一群想按自己的價值觀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

這個作品集子中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他是故事的人物，又是敘述者。王二多少有些邪性，沒正經，在年輕時，時而是「流氓」，時而是畫淫畫的嫌疑犯；歲數大一點，又是個陽痿、「小神經」，按某種文化社會學的意見，屬於次文化或邊緣文化一類。總之，在人群中是異類。而王二們，還要算是異類中的異類。比方說，同是受到迫害，張賢亮筆下的章永璘還是《資本論》的信徒，王二們不在這個範圍裏。他們一點不錯是搞了男女關係，犯了打人錯誤或者婚前同居、婚後搞婚外戀。在這一點上，他們大致是把主流文化不當回事的一群，或者說是混沌的一群。這群人，在性愛這個社會生活中最多禁忌的區域裏，他們放浪形骸，挑釁成規和傳統。性愛，並且不合社會成規之性愛，正是王小波這個集子中反覆分析的題材論域。

〈黃金時代〉開篇便挑出一個邏輯上的悖論：陳清揚找我證明她不是破鞋，我一本正經地向她建議舉行一次性交。這種直言不諱是王小波敘事的基調，基本的風格。豈止是直言不諱，他還要肆意發揮，敞開想像，把人們歷來恥於言說的性、性意識、性的感覺、性在人的肉身上的表現形態、性的惶惑、困境與奇妙情趣說個透徹，令其擺脫混沌而被洞悉、澄明。無論是否讚賞作者的手段，它產生的效果首先是令人驚異。

王二和陳清揚的戀愛故事整個地包括在一個罪惡與情慾的衝突形式中，這個衝突是如此地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離了人群到深山裏

野合。很快他們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鬥的節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與人物供認不諱的荒謬關係，以自供狀的敘述，言說了性愛驚人的力量和美麗。男女歡愛在性禁忌的年代成為罪惡、罪名，這不稀罕，罕見的是還從來沒有人如此理直氣壯，如此汪洋恣肆地寫其出於生理本性的自然、單純。王二與陳清揚多次做愛（作案），只是因為他們年青，他們樂意。王小波還原性愛的單純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潛意識。誇張、張揚、恬不知恥的敘述姿態，調戲了那時代集體性的窺春癖。偷情者的對話，也充滿戲擬風格：「我把小和尚拔出來，把精液射到地裏。她在一邊看着，面帶驚恐之狀。我告訴她：這樣地會更肥。她說：我知道。後來又說：地裏會不會長出小王二來，——這像個大夫說的話嗎？」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對性的感知又反映着、聯繫着人的內在資質，他們的性格、行為方式。《黃金時代》中反覆出現兩類人，李先生一類，王二們一類，前者是窮愁潦倒但執迷不悟的成年人，後者是無法無天、搗蛋闖禍的頑劣少年。不過這兩類又可以說是一類，一群想按自己的價值觀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無論他們是書呆子還是小神經。李先生感到情人的乳頭涼冰冰，就動了格物致知的心思，想問一個「對頭嗎？」這個微妙的心理活動與另一個李先生（耽讀西夏文，以致丟了飯碗）的破內褲、內褲裏露出的屁股（「像個風乾的蘋果」）一樣，是具揭示性的。格物致

知的內心惡習與抽狗屁煙、喝狗屎茶、聽狗屎收音機的物質享受極不般配又自然渾成，使得中國李先生們在日瓦戈醫生等同類中決不會被搞混。格物致知又是少年王二們性成熟過程中重要的青春體驗。王小波在描寫敘述者——小說家王二的精神成長時，一些優美獨特的語言意象依然與性愛相依存，並由此引向人對自我的追問。他寫到人物感知着生命的鬆動，落葉遍地，王二彷彿頂着落葉的黃金雨。他念詩給女友聽：「走在寂靜裏，走在天上，而陰莖倒掛下來。」還有，他這樣描寫戀人的夜：「滿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場凍結了的大雨。這是媚人的星空。」《黃金時代》開始於搞破鞋的交代回憶，中間由〈三十而立〉過渡——這個過渡包含雜耍性的現實生活片段，又包含關於精神與肉體各種慾望故事的插曲——最後終結於對似水流年、生命的終極價值的體認。性愛、歷史、生命與藝術在此融為一體，敞開了王小波所用強光投射出一個價值境界。

二 自由敘事

《黃金時代》(華夏版)是王小波第一部在國內引起專業批評家關注與喝采的小說集，這一反響實則姍姍來遲。在此之前，集中的〈黃金時代〉單篇和未收入集中的另一小說〈未來世界〉已先後獲台灣聯合報系第13、16屆中篇小說大獎。此外，王小波還曾出版過一部短篇小說集《唐人秘傳故事》^②。如果再把王小波尚未出版但已在一定範圍

內流傳的長篇傳奇《紅拂夜奔》、《尋找無雙》以及《我的舅舅》等計算在內，那麼他實在不能算作一位小說新人、最起碼不是生手了。

《唐人秘傳故事》已經透露了王小波與眾不同的創作路徑，這就是對老故事的重說、重新講述。所謂「秘傳故事」，作者何以得之？顯然，作者在此故弄玄虛的標題下乘虛而入，嘗試移花接木、故事新編。他將現代人的愛情與唐人傳奇相拼貼，或將唐人傳奇現代化，在其中貫注現代情趣。

不過王小波始終沒有滿足過僅僅是說故事，對說的興趣固然反映了作者對小說其形式自由的熱愛，而他的熱愛自由更見之於通過這種自由發揮的敘事遊戲，表達當代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特定人群的感受，表達對他們生存狀況的俯瞰。這在他從美國留學歸國後寫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見出。我說俯瞰，是因為王小波在這些作品中發展出一種由敘事者隨心所欲地穿行於古今中外的對話體敘事。如他改寫唐傳奇的《紅拂夜奔》，其中數學家王二的故事與古代大科學家李靖的故事對話，他們各有各的命運，有各自對愛情、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想法，他們互相映照又各行其事^③。在寫實與幻想寓言兩種體裁的穿插中，王小波做着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存體制限制下知識份子處境的俯瞰，看出智慧、創造、愛情這些生命的永恆價值與極權、昏庸、世俗之間長久的對峙。

自由敘事，一個關鍵是對時間的處理。在〈革命時期的愛情〉中，一張多重時間的網絡覆蓋於性愛之

王小波在作品中發展出由敘事者隨心所欲地穿行於古今中外的對話體敘事，看出智慧、創造、愛情這些生命的永恆價值與極權、昏庸、世俗之間長久的對峙。

上。有現在時間(我現在在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有過去時間(我和妻子留學、旅行歐洲時)，有過去進行時(我對×海鷹交代問題、接受幫教)，有過去完成時(我交代1967年和姓顏色的大學生戀愛)。時間跨度繁複闊大，空間遙遠的事物發生奇特的組合。例如，達利畫的塔樓與大煉鋼鐵的標語，小孩爬高樓摔斷胳膊，胳膊裏流出的筋膜與「濕被套」的感覺，還有高爐殘骸裏的屎與避孕套，這些不相干的圖景，由「塔」這中心意象生發出來。穿過彎曲的時間隧道，超現實的畫風，稚拙的性體驗與烏托邦實際景象相遇，光怪陸離。

童年，是作者觀照這一革命時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盡興想像，以一個歡天喜地投入軍事遊戲的頑童的視角，重寫「文革」中的武鬥場景及荒誕變態的性與青春。歷史被兒童當作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當作玩偶——小孩的感覺傳達了作家對革命的隱喻。

時間，實際上不止是一種被處理的題材，它是一個潛在的主題。王小波往往用時間的稱謂作為小說標題，這個時間是烙有中國人當代集體記憶的特殊時間。在某個時間，知識份子只好用印度師兄做法術害，他來解釋他的挨揍：在某個時間，得像吃憶苦飯或思甜飯一樣性交：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強姦犯，女人像忍受嚴刑考驗一樣自願被強姦。施虐與受虐、被壓抑的潛意識與性變態，這些在弗洛伊德那裏受到分析的範型，被王小波施之於中國的時空之中，揭示出現代中國人種種古怪荒謬的

文化心理④。這是歷史的霍亂時期，它「好像是過去了，又彷彿還沒開始」。

三 語言顛覆

王小波的敘述風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貫的幽默傳統，但仍然是一種變體，不似前輩作家通常難以克制的悲痛激憤，也不混同於當前由北京風行於各地的就事論事的調侃。王小波的語言以戲謔的比喻加上反諷的思辯為特徵，對人們習慣的優美抒情與認真說理傳統它是一種悖離，是喜劇性的顛覆。

「龜頭血腫」的故事把眾人引以為恥、諱之不及的「龜頭」直呼出來，並對這個粗鄙、彘扭的詞語聯結詳加描述，揭示其荒謬性。荒謬在於，眾人虛偽的羞恥心掩飾着帶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惡，這是要體面的知識份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奮起自衛，一論再論「龜頭血腫」，賀老先生縱身跳了樓。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涼之分，但究其實質，於普遍的、無理性的羞恥文化與心理是一個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時代的痔瘡」、「地主老財的屎橛子」，都把屬於人體隱私部位，歷來文學作品一帶而過或多以隱語暗示的東西拿出來示眾。由此，革命時代最荒唐無稽的現象顯露無遺。也正是這樣，原慾的真正意義令人動容：劉老先生被一隻鴨子饞死了，賀老先生腦漿子撒了一地，那桿大槍又粗又長，「這說明他們身上還有很多沒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盡興想像，以一個歡天喜地投入軍事遊戲的頑童的視角，重寫「文革」中的武鬥場景及荒誕變態的性與青春。歷史被兒童當作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當作玩偶。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寫了性、包括性愛姿勢與器官，這些描寫兼具寫生的細緻和想像的諧趣。它新鮮、獨特，通常超越了寫實層面，成為人物處境的隱喻。例如：王二在×海鷹牀上半跪半坐：「這時候整個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紙花，或者崩開了的松球——從一個底子（王二的屁股）裏，放射出各種東西。他的上身，他的折疊過的腿，他的陰毛和陰莖（它們是黑黑的一窩），每一件東西都堅挺不衰。」還有苟歡之後兩個人鬥雞式的坐姿：「這時候她的乳房在我們倆中間堆積起來，分不清是誰長的了。那東西有點像北京過去城門上的門釘。」比喻選擇的是日常性形象，但從來沒有人可以順手拈來形容性事。在前一個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折紙花一樣被迫扭曲的精神狀態，剩下的肉身的堅挺顯示了慾望的非理性。而關於兩人對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襯出了這對男女的貌合神離。

王小波用「屎」這個詞彙的次數之多亦屬少見。連帶的還有各類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語、俗語、歇後語及穢語（包括英文）。他讓這些通常被視為垃圾的詞彙頻繁出現，發掘出其非常的表現力。這些詞語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許重要內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糞的故事就可以體會了。人們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來如此之多的與屁味、蘿卜嗝味和屎聯繫在一起，聖與俗的界線被顛覆了。

〈我的陰陽兩界〉表面上是帶有獵奇色彩的故事，以陽痿病人作敘事者，彷彿要挑逗讀者的窺淫心理。但實際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

漫愛情，不過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個現代智者與情人戲仿世俗的傳奇。病人與醫生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間及他們與環境之間種種誤解和衝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態與正常態的界線游移混淆、粗鄙與高雅亦互為表裏，需要複雜一點的言說了。

被稱作「黃金時代」或「革命時期」的階段正在一步步變成歷史，它離我們越遠，我們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這個時候，王小波寫出了他的上述小說，把那個時代放在人類理智共同標準的天平上來掂量，掂出其全部無意義背後起支配作用的荒謬邏輯。他以中國作家一貫欠缺的喜劇精神書寫革命時代，這實在有助於我們重建一種健全的歷史記憶。

註釋

- ① 王小波：《黃金時代》（華夏出版社，1994）。
- ② 王小波：《唐人秘傳故事》（山東文藝出版社，1989）。
- ③ 關於《紅拂夜奔》，詳見筆者的另一篇評論：〈重說生命、死亡和自由——評王小波的現代傳奇《紅拂夜奔》〉，《香港文學》，第111期（1994.3）。《紅拂夜奔》（華夏出版社，即出）。
- ④ 關於這一點，詳見筆者：〈革命時期的心理分析——讀王小波的小說新作《革命時期的愛情》〉，香港《華僑日報》（1994.9.25、10.2），「書坊」專欄連載。

艾曉明 1988年獲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作有《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等。